朱文懿公文集

卷四

中華古籍保護

011414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懿朱賡著

賀楊太宰六載考績晉陟太子太保序

夢山楊公以大冢宰滿六載考

主上嘉迺茂烈爰告治朝若曰惟太宰爲國元老典職六年忠勤甚著其晉爵太子太保用酬厥勞公聞命兢惕辭不獲乃下拜登受曰臣耄矣敢不殫已疲之力夙夜對揚

聖天子丕顯寵命時九列大夫欣逢盛典咸手額相

慶謂不佞宜紀其事不佞惟記載以來宅揆大
臣所謂熙帝載亮天工德在朝廷功在社稷聲
施在天下後世可覆視也而當其投艱任鉅亦
云難矣是故荆和燕石魚目隨珠雜焉並陳而
智不足於鏡衡難也雷霆震驚風雨暴至蒼蠅
貝錦銷骨鑠金而剛不足於抗舉難也百輻交
湊御之以轂百步破的發之以機將過都歷塊
以睨巴虬九烏而才不足於斡旋又難也公以
耆德碩望起自巖扉歷司空司徒進宅百揆卓

然貞大臣之度鱍而不詧廉而不苛寬而有制
易而匪隨從容委蛇博大貞固用底於康濟而
泯然不見所長咨皇昕夕汲汲於樹忠藎祛嚚
訟布列中外以保乂王家其宗工鉅卿黃髮之
老邈焉莘渭者既悉登之堂陛即有放屈擯賈
空谷不貳之臣亦洒拂之而羽儀鵷行焉然終
不使犂牂之鞹錯狐白之裘也輓世習尚激詭
幾幸以博名高璚珥環玦揜二曜之精飛流攙
槍奪五緯之明譸張翕訿鴟呺于梁而麗舞于

室矣縉紳惟公倚重公正色立朝屹如喬嶽以
主張國是不爲紹聖之調停亦不墮慶曆之二
黼君子固藉以保全而新進浮薄者亦爭自祓
濯化爲醇厚穆穆濟濟使
國家享多賢之福皆公力也公歷四十餘年其
於經世之務錢穀刑書典禮名物戎馬疆場之
政興舉廢革之繇靡不燭照數計而画廟算
以無事處之以觀火列眉之見而
當機立斷一以返日迴瀾之力而不自名其剛

以運斤成風弄丸轉圜之技而不自名其才其
譬諸莘摯之鼎乎鹽梅五味相濟以和而百辟
受成也殷說之舟乎楫檣楫檝飽颿凌風而大
川利涉也又伯陽氏之龍瞿曇氏之雲乎潛淵
升天靈怪變化布濩彌漫卷舒自得得一時霖雨
天下而收斂神功寂若無也甚盛甚休公眞不
可及已某曩貳公謦欬多嘗曰吾儕
一言一動鬼神在旁奈何不懼又曰事至前驟
而發之皆屬血氣不能無差惟沉思其可否徵

穹窿之經史準諸先哲則所行純是義理當無不協
天子有孌結而不可解者詎借光於師錫徵福於巷
矣又曰大臣身任國家之重果哉何難要以全
國體成王德念念不負朝廷云信斯言也則公
之克收衆譽以耀前聞爲龍爲光而道濟昌期
也無亦惟是忠誠耿炳格於
遇哉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
爲綱其公之謂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

恍惟君子是則是做其在我九列不當如是邪
昔畢公之弼亮克勤於四世衛武之入相懿戒
於九十緇衣之宜兮無以我公歸兮則其於此
致私願焉大司徒宋公而下僉曰其言是也遂
書以賀之

贈督撫漕淮大司徒王公擢南京大司寇序

萬曆乙酉秋南大司寇缺

延議推督撫漕淮王公

制曰可先是公以弘濟河成晉大司徒儼然八座矣今卽掌邦禁猶稱故秩何以明特簡乎且留部之任不要於江淮法紀之司不劇於漕政而令公釋此之彼必有說矣或曰公事事久

上眷念勞臣思有以息之而徐畢其用耳或曰公資望宜北而未有間也夫亦爲之階與余獨謂不

宸極北御庶職隨之於是舊京諸司率具名而獨大
司寇之職至今在焉何者定鼎之地簪纓圭組
之族棟宇相望彼其憑恃世祿踰禮犯義以煩
有司者往往不絕而五陵惡少四方頑嚚利
忘恥之輩聚群連黨不逞椎埋爲姦盤牙連歲不可
究詰又吳俗驕揚奢麗販夫市子類輕犯法若

然

國初竝建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公卿大夫各任其
職非有軒輊也自

陵廟大司寇之職加重焉徵夫耆德碩望抱負閎而
敭歷久以肩斯任不亦囏乎公起家司理歷栝
臺棘寺皆法官既赫赫稱明允矣其開府江淮
若治兩河總漕政諸大役明習大體不狃於文
墨蓋又與法家合令茲之任舍公其誰而曰姑
以此息之然邪非邪乃所謂資望宜北而以是
爲之階者理則有之要之非今日所以用公意

殆亦非公意也何也公性恬潔恥與競進當鄉梓
執政時諸凌風排雲以赴功名之會者肩相摩
也而公仕轍不在黔率萬里而遙已復
遂巡南部寺若將推而遠之及執政敗公殆一
入爲戶侍未幾而秉江淮之鉞又于于然南矣
假令公重去輦下懷幾徵顧望之念當不僕僕
如是故曰非公意也雖然

上方奬老成抑浮薄睠乃宣力之臣豈其使久借於
外而不以置諸左乎亮采揆政以光贊太平

又公旦暮事將焉辟之公去淮有日矣凡司道諸大夫分命江淮朝夕稟教於公者謂宜有贈言而水部許君走价徵詞於不佞不佞竊惟公利國濟民功著竹帛有口者能頌之惡用詞爲惟是

上所以重用公與公生平所壁立者世或不盡知也謾爲敷述如此公儻謂不佞知言哉

贈少司徒后川傅公榮膺　內召序

古稱社稷之器非必其炙轂倒囊權奇煜霊以
恫駭愚俗取一切濶絕之務猟而得名當世蓋
大都以希夷龐厚純白之道勝余觀前史所豔
志士勞臣平居穆然無技悶然寡營見以爲中
庸人迫而後動投袂而起卽有大事立辦所至
嘉惠滲漉而令譽猋馳故曰其靜如山其動如
水輕俊之士內存恍心外有盈氣高其舉趾抵
掌揚眉曰天下事無足當其擘畫者而一旦相

遭神眷識亂必無幸矣故世之大人長者欲爲
天下辦大事不務綜識而完其神不務程能而
養其氣今語小割則短刀利于長劒試洲渚則
舡艦捷於艅艎若夫抉浮雲剸龍象衝勁風凌
巨濤則非大者不任少司徒后川傅公平居恂
恂不露丰采而國家宣勞分猷事逾大逾辦驟而偵其外嘿嘿不
見所長而徐叩其中窈窕澒洞而無底止始由
民部郎出守淮陽尋備兵海上淮海之民比於

亢倉羊叔既而開府山東總理河道移鎮[illegible]以
西拜少司徒而以憂去當是時天下計日而望
公之出乃公每當事輒侃侃持議與執政左坐
廢久之萬曆癸未春
用言者言始起公仕凡三
總理漕運開府江淮公仕凡三
十年先後三秉大中丞之節而蹤跡半在江淮
間所拊循最久大要除煩剔苛與民蘇息尤注
意飛輓大計
國家財賦取給東南當天下十之七而公悉心經

命上
營足爲千百禩模楷是社稷之功
嘉公成勞拜今
竟之報聞江淮之
龍一日而舍公周公
之詩曰是以
齋溯洑若不能
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公曷
嘗以濶絕恫駭猰取時譽而獨用其款款之心
所至物情歸去則悲焉彼恍心盈氣者卽畢
力而趨胡得與公方軌蓋昔者朱虛絳侯張廷
尉諸公所用龍驤鶚爽胥是物也公歸

闕下有日矣諸部道分
命江淮朝夕稟教於公者遂若無所藉手而勉以從
事於是介吾同年劉大參徵予言爲贈余爲述
其梗槩如此乃公遺鴻猷駿烈載在信史余固不
具論也

壽元輔荊石王公七衮序

萬曆癸卯七月某日爲元輔太倉王公七衮初
度之辰公所登丙戌進士唐學士文獻等相與
謀薦觴婁江里第而謂不佞賡從館閣後習公
深且於諸君有一日之雅是宜任爲詞竊惟公
秉軸時諸所謀猷何者非後事師於今風軌流
映猶昨而事之抵牾則稍稍異矣以不佞今日
之所難而遡公進退之義益心折以爲不可望
也公以甲申大拜實

上特簡

召自子舍在柄九年所憑藉於公不啻股肱心膂公

感

上知遇矢謨陳訓終不遺餘力而讓能天下莫不稱

忠顧時時念太夫人春秋高請其所爲股肱心

膂之身還而戢之於子舍奉而出亦奉而歸如

是者再若嬰兒之不能一日離襁褓也天下莫

不稱孝此灼灼在人耳目者乃余素所心折以爲

不可望則惟是公一去而隱衷密論默留

聖心能感動

天子於十年之後斷而行之以對

宗廟神人之望公之孝也乃所以爲忠也噫此可

與世俗不知者道哉蓋

升儲議起廷臣引古誼請之力諍之强公實謂報

上恩厚莫大于此偕同官率先以懇顧自以地在機

密不當借之以市名矧

宸衷無他

天序素定又無可借之以爲名者以故密勿之所陳

明
甚於公朝之諍其語祕世莫聞也
倫渙須而羽翼
堅請侍養奉板輿以去天下尚疑公私泉石太
早去冕紱太輕而不知
社稷之計公已先爲之其在妻上也無以异于在
輔地也昨歲
三禮告成
上特遣使諭公一則曰采卿忠言至計一則曰家居
係心良切公亦感激謝

上謂十年廢臣推肝膽而釋負
君臣告語宛若家人父子書稱咸有易象孿如猶自
在位言之豈若公洽喜起於山中津津如一堂
哉蓋
上甚英詘於輔地禮獨優乃所內韋者則於公無兩
公又一以孤誠自結于
徽辰雖
上甚愛與所不欲愛者不難抑情以伸公而
升儲其大者也方今

國事多艱釁竇紛起輔地之難且百於公時舍而不必吐陰而不必陽意者不佞輩無以當

上心思得公委曲斟酌如曩日之相爲吁咈與公能以其大者徼福於十年之後而不佞不能以其細者幸聽于只尺之前吾甚愧公卽公亦豈遽能忘

社稷計也日

上修乞言之禮公不具對乎凡事有欲行欲罷而未果者願一切示人以日月更而四時信臣當以

皇家億萬年人人造命世世貽穀爲謝公之不忘匡
救於泉石間如此而間嘗遺書不佞亦勉以調
維聲色之外不佞雖非其人實貫而佩之蓋公
居恒自謂有一段未盡朴忠此固其微哉中外
喁喁既陰被公二去之力則益欣望公復出之
日以師尚父
召袒割訪政公且回日月之貞明成四時之大信將
所謂人人造命世世貽穀惟公之休亦惟公之

壽七十年其猶日之升而川之至耳詎足云乎
哉不佞所爲諸君代祝者以此若乃天逸之豐
世美之異則公所置而弗道練形度世冲舉之
事又公所祕而弗道余故無及焉

贈羅念山擢大理丞序

羅公之擢大理丞也以侍御史先是侍御史非才望者不內擢非大有才望且久者即內擢不必大理丞御史也又內擢而又大理丞亦榮矣至其在按地未脫行省而亟大理之擢則自余所覩記罕之哉蓋異數也人曰羅公按直隸直隸古所謂畿內之地故特重之或曰羅公政則美矣又朝發而夕聞其擢也宜余曰是皆不然夫

天子家四海何地非有而獨畿內之重
聖聰周於幽冗何遠不燭而獨畿內之臣
任其才而已矣國家掄才如大匠掄木惟其巨
者用之有木於此可棟可宇群材不能儷也卽
遠在數千里之外大匠必致之矣況其邇者乎
士負經世之略惟弗遘知者則止耳誠知之雖
伏草莽猶將蒐拔奚暇問遠且近哉今
天子渴於賢儀於士將鳩羅異材以佐明堂之用邇
者俞輔臣議

詔超擢天下在位之士升之要地勿泥恒格於是首
得羅公一人焉未脫行省而亟擢之國家求材
如此其急也其所品隲而度量之者如此其審
也而獨羅公之擢非以其有才望又大且久也
耶往公按山東之人無少長曰羅公名御
史也迨按直隸又如在山東時余因訊公之政
奚若咸曰公愼與革籌利害問疾苦鉏强橫公
舉刺嚴許可諸所張弛雷厲風行露濡霜肅而
其大者尤著意刑獄疑則讞之必得其平而後

已余聞而歎曰有是哉當事者之善任公也夫
大理天下之平也持三尺以質确人罪若持衡
然將平亭是務而以公當之天下其有無冤乎昔
皐陶佐舜之功可謂偉矣乃舜所以稱敘之者
惟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則刑罰之
關于治忽也非淺鮮矣使公推是道也以往雖
宰天下可也而但大理哉公將行余同年友徐
憲副君某偕其二三郡守某某之辱公知者謀
賀公走价於京師徵余言爲贈余既敬雅知公又

賀公走价於京師徵余言爲贈余旣雅知公又重徐請不得辭則述公之大者與其所遭際之盛如此而因使復於徐君曰今有大匠焉楩楠杞梓且畢登於用夫徐君者可以趣治行矣

賀沈年伯肖山公榮　封序

主上踐祚覃恩

詔在廷之臣皆得官其親如子官於是吾同年之在翰林者未及三載滿咸被命書蓋奇遘也而嘉禾沈幼眞授編脩甫數月其尊人肖山公輒得封抑又奇矣客曰吾聞華膴之盛與巖谷之適弗兼有肖山公既高其跡於一世之外乃復以子貴受恩無仕之勞而有其榮殆所謂兼之者其樂也夫余應之曰肖山公有以自樂豈以此爲

樂哉客曰何以知之曰幼眞之舉於南宮也以
壬戌閱戊辰始赴
廷對方是時同舉之士翩翩金紫矣既選入翰林
尋復告歸閱壬申始授今官其同登之士又翩
翩金紫矣藉令公有幾徵世俗意卽幼眞雅尚
恬退其能悠然爲十年家食計乎公亦不以幼眞
十年家食爲滯而顧沾沾焉以一旦得封爲樂
必不然矣客曰審若子言公殆辭弗受歟曰何
可辭也貴而不有卽結纓佩玉出入朝著其中

弗累也況其在丘壑者耶然則公將何以曰其
益律已以度振俗以厚而勵幼眞以忠也蓋公
性端嚴矢必爲君子少嘗挾易一游太學而經
生無敢抗旌前行者已乃囂然舍去窮究心性命
之旨勒成一家言一巷唐先生歎服之今老矣
而盈室猶列篋史用以自鏡以是知公所以檢
其身者素也豈其榮寵而遂怠之故曰律已以
度吳俗故踰薄類銖銖爲富公獨好施予姻鄰
待公而舉火者數十家而公弗倦鄉飲延公爲

賓謝不往至賦役有不便民者則建白監司多採行之鄉人以是益多公然竟以身食其報此可以勵末俗矣故曰振俗以厚公程督諸子言動起處咸有式法幼眞旣登第豐顯矣猶慄慄敬懼如童時幼眞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至譚忠孝節義事則慷慨抵掌壯夫不能當焉卽發爲文章亦侃侃無依阿語寧獨性然實公有以教之也今公旣優游泉壑靡所自效夫亦賴幼眞宣力王室以副寵命而不益論以砥行植

節其若疇昔之訓何故曰勵幼眞以忠夫不以寵命爲樂亦不必以去寵命爲高而粥粥然修此三者是則肖山公而已矣客聞余言矍然起曰有是哉公之賢也乃以告幼眞幼眞揚衡而顧余曰子誠知吾父哉子誠知吾父哉頃吾將被

命冀乞言於史氏先期請於吾父報曰朱氏子可屬也願子畢吾父之志余惟世之論文者非遷固咳吐則弗拾之而一時雕龍之士比比而在而

幼眞力皆足以致之乃公獨以屬之予其
意固不在文字間乎則又何可以不佞豈其
吾鄉也言公於客者則備矣無能更贅一端矣姑述
其語次第之以復於公云

贈參知謝公入　賀序

姑孰謝公之以藩大夫分守浙以東三郡也蓋
一年所矣三郡東南屏蔽屹爲鉅鎭藩大夫卽
以重臣尊臨其上乎然郡邑之政有所輸讞皆
得受成事剸其可否而後以介之兩臺使者是
其分尊甚而以視齊民其情蓋甚邇也公故頎
然長者儼儻磊落不設城府時時洞見胸臆絕
去世所爲脂韋緣飾之態而至其蒞越亦復雝
容鎭靜務持大體符牒蝟紛虛中爲應卽豪有

力者毋所容其窺覦行之暮月吏恬民嬉余嘗
擬公於安石謂清靜寧一以安江東之民蓋公
家家法也而屬公亦有
嵩賀之行乃因諸令君楊君輩之請而申之辭曰
令甲藩臬之長暨郡邑守令凡三載一
覲面稽殿最而至
賀典之屆則以屬監司之副貳若守巡其地者歲
奉玉帛以往此豈直舉萬年之觴效三祝之悃
爲文而已哉亦以需

顧問一日俾郡國之臧否閭閻之疾苦得藉手爲

黈纊徹耳軍興以來司農告匱

主上憂國計而重賦民乃采用冶山榷賈之說使中

使分行郡國

命之曰毋詭法毋朘民不啻三令而五申焉意何渥

也今車轔輩出能仰悉

黼扆至計以稱

上指使否乎東南故稱澤國頻歲旱潦爲菑粟價騰

踊中人之家至不能具牛車而窶者縣磬相望

業不堪命矣乃益之以礦使又益之以榷使一
使之出其供應常十於持斧使其威稜常百於
持斧使所過敲撲而
上不知也爲礦之說者曰山澤之常產耳然額不足
而貸諸府庫又不足而貸諸富民貸之不已其
究必至於箕斂
上不知也爲榷之說者曰市舶之故稅耳然移今日
之兵餉還昔年之稅課餉安從給其
究必至於
加賦而

上不知也又其甚者姦民操貨財出入之權取盡錙
銖而法令不能制窓寺操勑奏守令之權禍及
縉紳而臺使不能制其究使君子重足而立小
人攘臂而起而公不知也諸如此類公有概于中久矣有如班
賀之暇
宸聰左當宁問東南民力若何吾知公必以前所云
者上徹

皇仁而培國脈時哉昔汲長孺視火河內比還報斤
斤以河南水旱爲言武帝重賢之民藉以生者
萬餘家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余於公之行
也蓋跂足而望焉

保安稽守考滿序

保安古涿鹿地苦邊患往往徙民入居庸置戍守

文皇帝時始置州復徙曩時入居庸者實之而戍卒亦雜處其間有事則徵發旁午無事則耕芻縮恧而穀亦歲踴貴艱食號稱疲衝守是者往往以不稱斥即幸不斥則僅滿一考而他之矣獨今稽侯守是州未朞而政成賢聲滿都下甫一考遂進秩郡貳再考祿四品今且三考矣予固

不知握銓者更進侯以秩復留侯以慰州人耶
抑遺侯以大將陟侯以風來者也而州之人則
固願侯之留而不願侯之陟矣夫留侯則疑於
苦侯而州人則樂陟侯則疑於樂侯而州人則
苦其劑量以成之者銓職也予不得而預然以
一有司滿三考歷九載使銓衡擬議於留陟而
不得以常資定舉黜首甲士惟恐其一入而不
來此則於所繫者抑何其重而欲舉以代之者
抑何其難誠若是將恐舉天下之州而欲得是

人焉吾未見其多也沈子某者爲青霞先生從子今在保安爲諸生數爲余道侯政且曰於黌校更勤於巳也有殊待故於其抱計也徵予言爲贈

命分校禮闈士之山門下者三十人此三十人者日
相與聚先生左右聆先生之教不勘也而二三
年間前後外補若以事告者二十餘人在者甫
七人異哉師弟子之相遇亦不可常若此先生
自公退常致七人於座側與之語非嘐嘐慨激昂
上下古人則憂深思遠商確時事此七人者以
爲先生繫官於朝可幸終教而先生忽以省墓

奉贈鄭湘溪先生請假南還序
隆慶戊辰湘溪先生被

請於是七人者匍匐往問之先生得無庶幾留
乎先生曰吾服官久豈一日忘先人塋墓哉顧
吾所爲不卽去者以鄉爲諫官朝夕耳目
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義不敢念其私
乃今爲太僕太僕一事之任也政簡而職易稱
儻天固假我以桑梓之緣乎吾不能以二三子
留矣竟請於
上許之於是七人者謀所以贈先生之行而以賡爲
先生鄉人推而使之言賡乃拜手言曰士君子

上初
立朝所恃以行其志者諫官與公卿爾朝思之
不待暮而言之懇懇焉極辯而無所諱者諫官
之事也朝思之而不得暮而行之汲汲焉舉而措
之事業者公卿之事也始而言終而行兼諫官
公卿之事而任之此豈非志士之素所甚快者哉
然而古今難之矣始先生在諫垣
如嚴貪墨之罰明黜陟之公酌任官之宜定甄
鑒中肯綮若畦分畛列燭照而數計也其大者

主德幾微之間國家盛衰之際尤計之周而慮之遠
別之等首以吏治爲急何其審乎已乃圖安攘
之計不可緩是以有恤民瘼議邊儲贊牧政之
疏憂履霜之漸不可長是以有謹天變杜恣横
肴狂直之疏其他章章建白不爲錙銖計惜以
避怨搆而于
可不謂極辯之臣哉然此諫官事耳宜究平生所
學與天下所以屬望先生之意蓋不止此必將
措諸事業策大功於天下也如將策大功於天

措諸事業策大功於天下也如將策大功於天

下宜莫如公卿而今則太僕矣爲公卿以行諫官之言自太僕始則今日之不宜去猶諫官也而先生何擇焉夫先生今以省墓往霜露怵惕人子同情小子夫何敢喙語云歲不我待惟先生計時遄出以竟所學以副天下所以屬望之意則天下之慶而匪止吾黨小子之私也於是先生憮然若有當焉雖然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迺識之以爲贈

送少傅松翁陳老先生致政還蜀序

少傅松翁今年以疾乞休

上溫諭留之若曰予一人方夙夜執兢孜孜治理惟老成人是賴其勿辭以弼予之不逮疏再上復再留如是者三而請益力

上乃遣中使降問二三閣臣以覬其庶幾無去蓋重翁之去如此既而不得已且允之則賜勑加秩優禮隆眷所以慰藉錫賚之甚厚此豈姑以隆體貌塞故實而已哉蓋公以忠懇之心淵源之

學事

上於龍潛時積誠進講以培
冲德者九歷寒暑及
上甫御大寶洊擢元察翁憂時慮漸益盡其心以行
其所學章章建白悉可底績雖至將去之日而
納誨輔德之念猶侃侃不忘也然則
朝廷豈忘翁哉君臣之際宜其盛矣當翁之得請
卿士大夫以至百執事其悵翁之去而莫能留
者與歆翁之去而以爲翁榮者爭走文章鉅公

上
曲遂其高一旦釋負去使天下縉紳之士皆曰人

家求言贈翁或爲歌詩以張其事累數十卷去

之日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轂擊人肩摩何

若是盛也豈以翁之進退爲

朝廷輕重也邪余以爲大臣一身進以樹匡濟之

勛則爲社稷重退以崇廉靖之節則爲士風重

無非關於世道者非可以去就論也翁服官三

十年豐功盛烈可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未易

殫述其爲社稷重無庸言矣頃者

聖明在上又將曰大臣以道進退其不可麼以祿也
臣之義道行而身退其不難於脫名屣也若是
則益自重其道
行下之人自重其道則進之難而動不苟將見
君臣之志益合而治益光矣斯其關於朝風豈
淺鮮哉昔周盛時周召翊贊之力既久而告老
明農之志遂汲汲焉天下不以二公爲忘世而
周室士槩之重與其君臣合德之美則二公之

上

上

上

去與有力焉以公翁今日較之其事豈異也雖然

二公不忍終去王室夾乂之勞老且益懋則翁

今日之去豈遽可酬癖林泉爾耶

挾

願推

亦卿大夫與天下士民之心也

去與其君臣合德之美則二公之

羅父母送別圖序

澄溪羅公自會稽入爲司馬郎也不佞暨諸縉
紳嘗布一言爲贈矣年友錢君正峯謂吾黨六
年于公所銜戴于怙恃之澤尤渥今日之戀戀
于公可一言而盡哉復相與稱詩以詠且貌公
若吾黨之尤綣綣公者若而人維是二三弟子
或廁顏其間兼綴姓名以進蓋我有田疇子産
殖之我有子弟子産教之竊附于輿人之頌焉
臨岐供諸祖帳則又授簡不佞文其端不佞不

瀆于文卽圖所以頌公業爲諸縉紳大夫言之矣寧有所加無已則申諗之曰吾黨貌羅公與吾黨自爲貌似矣抑知別意之不盡于是乎夫羅公之爲會稽披心腹見情愫毋論聞誠展渥於吾黨有加卽簡注二三弟子胞胞娓娓不啻家人父子之愛是羅公所以神乎於吾黨者不在貌也吾黨與諸弟子日游於羅公之天要以道義浹以精神進無佞舌退無後言其負絕於笑貌聲音之外者亦不在貌也藉令羅公入而

郎署進而公卿顏色日以遠乎儻所謂隔千里猶比肩焉何假於貌由斯以談即儼然而駐征驂睠然而賦河梁相與效處與之義者亦贅語也猶之乎圖畫也而惡用是纚纚者爲雖然古之寄思于無已者長言之不足則詠歌之謦欬之不足則羹墻之以吾黨之戀戀于公知公之必不能恝然于吾黨持是以往俾公他日即遠跡尺五試一展閱而猶躊躇飛越於會稽山水之間若與吾黨相盤桓也者則斯圖也斯詠也

其亦不可以已也夫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贈大宗伯陳老先生致政序

今執工人而問之蒼必曰黝然問之素必曰皤然藉令以素爲蒼反情易眎無論離朱即有目者群駭之矣夫世之蒼素何多變也曩者權臣獨亶頤指如風同者加諸膝異者隊諸淵茲一變也迨權臣褫魄衡聽顯幽脩正者庸比周者黜茲又一變也至於羅織靡遺機穽潛設借朋黨之號以傾當世之名賢而莫能排解茲又一變也詩曰墨以爲明狐狸其蒼余蓋三讀而悲

之矣自余荷橐從大宗伯陳先生後知先生深
始先生事
上於東朝疏瀹
聖聰多所開發迨
上御極先生以舊學論思
旃廈之間助
上緝熙先後十餘載蓋古稱啓沃之臣莫親於先生
上既躬萬機屬先生以禮樂之任先生日討
昭代之典章文物而輕重布之蓋古稱寅清之臣

亦莫親於先生衆且謂先生相有日矣乃先生
正色而立屹然如山虛中無著泊然如泛重溟
鏡止水一芥不爲膠焉當權貴人用事時卽積
薪守株而先生自若權貴人旣敗猶獨行一意
卽盈庭聚訟而先生自若衆方服先生襟度歎
以爲不可及而先生孫膚讓美知德者希笑道
者至矣夫海若之廣不滿於埳蛙鵬翥之高不
諧於斥鴳茲何足軒輊哉第先生故違意於權
貴人而詆先生者謬以批根之談中之借令降

典伯夷比於共工則何以爲伯夷乎如天下之
耳目何也賴
上明聖特鑒先生忠謹溫言眷留而先生之志已毅
不可回矣易稱鴻漸不儀于磐而儀于逵縱令
先生優游泉石皭然不滓俾村落之叟望若祥
麟逢掖之士仰若列星先生何所不可也顧大
臣去國與群臣殊群臣偶值齟齬一蹶不復思
振丘樊林莽惟所命之大臣身即在外乃心王
室共忻胥感安能堅臥而已哉

國家用人如用木然當其室屋完安即桑土苴茶
綢繆而有餘乃徂徠新甫干雲蔽日大之榦則必
待棟明堂楨清廟而後有求泉壑之中蓋置之
有以用之也先生用禮樂輔
上中和之治亦既舞干羽歌雍勺此固明堂清廟燕
閒無事之一時也誠不足重煩先生急而後有
求於先生耳蓋昔姬公佐成王興禮樂制作甫
定而流言倡山東之衮所由去周京也然未幾
而金縢啓赤烏歸卒終篤棐之業後世稱大忠

聖衷有不待金縢而信者旦夕且迎先生以歸先生
能遂忘情於明堂清廟之急乎書以竢之

馬以先生之忠謹簡孚

賀吳環洲總督宣大序

吾浙先達之士秉時翊世銘太常而勒彝鼎者
青田金華尙矣其後百餘年而有文成王先生
則吾郡稱重焉先生踐濠藩勦滇粤諸蠻酋膚
功鴻略分瑞析圭與青田金華比轍人謂先生
以彼其略假令得鎖鑰北鄙何憂于北虜以爲
先生未竟其籌蓋又四十年而有公是豈不爲
吾邑重哉公負奇才倜儻卽在司馬署時坐笑邊
務究練韜猷

廟堂卽以文成推轂之不數年遂
命柄鉞宣府受
穆宗特簡云當是時俺酋款塞互市卽頻首稱貢然
縱壙之獸一時招櫪之觸藩之性時或跳逞智
臣筴士懷厝火之慮遑遑焉公布宣
主上威德畫詰戎伍克矢盟信稽衡市易毅然以身
當之時或羅諸夷戲下款款爲家人語令虜衙
澤惕赫帖然無他腸閒有群醜竊宠公不俟勒
兵移一檄詰酋長輒悔罪明罰獲魁獻馘恐後

蓋威信行于蠻貊如此而又以暇日督屯募農
開疆拓地鍛甲厲刃增墉浚濠爲
國家慮萬年不啻若經其家然纍年以來矢羽靡
警邊士緩帶
天子無北顧憂公之力也往歲
天子嘉其勛特進公右司馬秩頃會宣大總督方公
入理戎政
天子以是任無踰公者又特命公代焉
國家之威不在雄雉之絡峙不在銳卒之鱗奮而

在公一身也嘻吁於樂哉公由此厥勛益懋厥
簡益隆握樞密膺帶礪與先達三君子方休競
駕可信也燕代之豪輒哂吾東南之士多能持
文墨論議居常稱大雅至一旦投之折衝輒大
寄則多不具辦故有十短雖不如一長劒之誚
且謂文成特能用之東南耳令居西北則未可
遽信其得上策也今且得公一洗此言矣則公
又豈直爲吾邑重哉梓里之冠笏喜而擬所賀
公以不佞弄雖而屬之詞不佞廁史局分紀兵

曹事最久聞公之鴻猷習矣其詳具石室中茲不著著公之光于鄉邦者如此公無沮此錐而哂焉

賀大中丞賈春宇巡撫大同序

今天下之譚制虜者則無出於撫矣不佞蓋觀於今昔之形而知撫之難也觀於諸鎮之形而知大同之尤難也昔者虜未款關議主於備備譬之猶搏虎焉來則撲之已矣乃今主於撫撫譬之猶養虎焉時其飽餒達其欲惡愬愬然蚤夜圖之猶懼有咥人之患而所爲撲之之具百不可缺一焉是今日之撫又以兼昔日之備也而大同六百里地險與虜共視他鎮最衝所當

虜視他虜最桀驁其與虜市又爲始事之地觀
望關焉盈之恐不繼縮之恐不馴張之恐啓釁
而召尤弛之恐示瑕而見隙一不當則亾論大
同卽他鎭且效之事去矣故曰觀於今昔之形
而知撫之難也觀於諸鎭之形而知大同之尤
難也嗟乎非忠貞才筴之士熟量彼已執情定
術力足扼敵險足樹障低昂予奪足制其死命
其孰當斯任乎以余觀於今中丞賈公眞其人
矣始公之治兵陽和也人謂虜方受約束可談

矣始公之治兵陽和也人謂虜方受約束可談

笑制之而公日斤斤常如對壘即稽衡市易無
巨細必身臨之一出公脣肋虜無弗讋服去者
市巳人又謂公且從容賓客與士卒櫜弓矢爲
鐃歌鼓吹而公恤凋殘精蒐練設儲峙繕堡垣
若恐變在眉睫有弗及爲者蓋又日斤斤如也
以是內治益固虜益銜澤惕威非貢市不敢踐
陽和境一武大同人惟恐公不爲中丞矣頃會
中丞缺
天子特擢公代之

國家安危視邊鄙諸邊鄙視大同
天子置公大同不令一日去其地其所寄於公者獨
大同也與哉是拜也諸酋稔其恩威將校熟其
約束邊氓屬夷戴其惠施政不必改改布而澤益
宏策不必改畫而勛益茂即今日之撫可世世
無患也何憂乎唑人何難乎大同哉余不習公
習公陽和事則心嚮之而門人余生應泰者天
城士也又爲余言公每戎暇輒進諸生講津津
不休余益知公有大造於邊人不第以戎事也

故因余生之徵詞而併及之且以慶此方之土
始終薰鑄於公云

文

卷四

中华古籍保护

[illegible]人[illegible]無[illegible]所[illegible]疏亭

命典中丞常公督撫兩浙奏疏序

往余守史局嘗纂輯諸司章奏備他日紀載而

今中丞常公爲給諫前後封事凡慮數十上具

公掖垣奏疏中余膾炙之久矣是編則公督撫

兩浙所上諸疏余從山中讀之而歎公之惠我

浙人者閎也在乙酉公衙

形勝諮求故實問風俗所繇淳漓利病所宜興

華岡不了了燭照既旋則極陳浙中公私匱竭

宜亟停杼柚召還督造內臣以杼民力疏再上
語絕劉切其留心浙事如此越庚寅持中丞節
督撫兩浙浙人聞公來舉手交賀於道其君子
曰是昔主文衡稱得士者教化其興乎其小人
曰是昔諍於朝爲吾民乞命停織造者民其祗
席乎公至則出其曩所了了燭照者次第行之
兩暮之間疏凡七十有八若旌賢良若糾不職
若議調補飭吏治也若稽積穀若清稅課重儲
蓄也變異則報水旱盜賊則報堤防之潰築則

報捍民患也料價請留漕糧請留贖鍰請留哀民窮也至如防海有議處兵食有議選將募卒有議所以詰武備者正詳悉已而又不勝款款之忠以抒

當宁之急西征則西助東征則東助天下倚浙兵若解倒懸抑何壯也公爲政大都以樽節愛養拊一方之痌殘而以張弛揮霍振積習之玩愒閱斯編也可得其梗槩矣蓋余抱痾久日檢方書而得醫說焉醫之療疾也急則治標緩則治本

攻與補不兩用也乃浙之形則異是宋疹之後
閭閻困極則急本海夷猖獗患在門庭則急標
將括脂膏以供軍輸乎見謂傷民蠹氣已潰而外
後備禦乎見謂玩寇譬之人身元氣將先撫字而
侵不休攻補之劑雜施而並用此治效之所以難
覩而扁公之所爲望之而欲卻也公日夜焦勞
業有成緒而一旦釋負去毋乃臨疾而易醫與
然余聞古有醫案後之人按而治之或損或益
什不失一二公是編亦醫家之案也繼公者得

是而損益之浙人其瘳乎此公所以哀而刻之
之意也余故曰公之惠我浙人者閎也

仁不失二公是編亦醫家之案也繼公者得

送沈太史　冊封　衡藩序

歲孟夏

天子申帶礪同姓其開國篤屬赫然稱大藩者必列
侯一人偕禁近侍臣一人往封之今年
衡藩世子當襲封爲王沈太史幼眞乃有衡藩之使
圍節一頒四牡遙駕矣某等觴於碣石之南而祖
之觴已歌而送之曰朱旂陽陽兮和鸞鏘鏘涿
鹿之野兮臨淄之疆
帝有嘉命兮載馳載將乃戾天潢兮乃披瑤章

王虎拜兮執珪執璋虔于大賓兮侑之以覓裳曰
侍臣兮徘徊文昌洵多才兮曾賦長楊將授簡
兮以諧以康爾音金玉兮爾盾琳琅寘窺蛟龍兮
集鳳凰震齊右兮表東方歌已太史君起謝曰
不佞無似備在文學之員顧此行
上所使播楊展親德意非令宣詞振藻豔俊東藩之
耳目爲也僕思惡敢與鄒枚司馬較短長哉竊
觀夫同姓諸王之能世其土地宜莫如
本朝間以淮南七國之謀自廢者亦僅僅二見

今天子仁孝遡源睦宗有篤無替蓋眞能親親者也

藩王守其恭儉作我屏翰以自效國家斯無負剖

符分茅而世世尊寵之典焉茲始封也俾

嗣王秉忠持謙惇信崇度則自今日始而不佚則願

上眷惠本支之意以爲

王勸而舉漢世賢王若東平河間楚元沛獻者爲

王勉之則庶幾哉以不辱

帝命于萬一藉令以文辭動

王即使其好文自許也賢王信好文彼詩書所載梁孝王淮南王安者抑何彬彬哉不佞所以使東藩者有如此矣諸君曰善更爲歌而頌之歌曰持絳節兮辭金莖旉明德兮詠維城王改容兮耳傾樂爲善兮是營洋洋東海兮不殞厥聲用錫蕃庶兮以拱神京君子昌言兮固于黃河泰山之盟歌已太史君悚然曰使職也不稱之是懼而安在乎自以爲賢又因以爲功乎不佞

孜孜在心靳於不負諸君子非諸君子亦何知不佞于時鷺鼓在懸旌旗在握驪駒在綏鹿角在御太史君揖諸君且登車矣諸君子視之見其色翩然者已而惘然如不寧已而洒然若有以自慰者乃謂不穀其素與沈君莫逆也亦知其何以故不穀應之曰夫沈君端詳肅亮之士其於奉公靡敢亳髮言私也然自讀中祕時蓋夙夜有懷其尊大人與母夫人也母夫人思慕有甚矣吾意其翩然也始有夫之

罘梁父之思乎此生平所願一壯其覽者安得乘傳而游之若茲便也已又思其母夫人明年春秋六十矣願以綵衣進一巵爲壽如王程孔嚴何與其勤於靡盬而不遑將母與其罹於膝下而不忘行役是以惘然未寧矣則復以爲天子方孝養

兩宮寔朝夕侍問也茲奉使如藩夫亦以敦睦之典行豈其錫類也而不以推於爲人子而壽其親者而吾以便道稱觴母夫人前斯萬萬獲寬矣

者而吾以便道稱觴母夫人前斯萬穫寬矣

則何以不洒然自慰而繼之以喜也太史君曰

信有之安得一言而祝之而持爲母氏稱之於

是不穀南向再祝而歌曰遵琅琊兮涉蓬萊之

涯登石閭兮望弱水之窪朝飛仙兮乘飇車吹

鸞笙兮騰赤霞流瀣爲漿兮瓊琪爲花將萬里

兮瞬息益海籌兮允遐子晝錦兮斑斕母華勝

兮渥丹芬蘭桂兮立琅玕嬉以舞兮珊珊飧紫

芝兮吸露盤千萬禩兮長有斯歡歌成太史君

再拜而謝遂執綏導旌而行

今天子坐法宮四方萬里耳目有所不逮則寄之三臺使使分理之臺使總轄一方遠者千餘里近亦不啻數百里耳目容亦有所不逮則又擇夫郡理之賢者寄之故郡理雖專職刑名而一切簿書無所不綜雖佐二郡而旁及僚屬精神無所不貫郡理賢則臺使之職舉而一方理歷雖官不過下大夫而上自監司下及大夫而上自監司下及僚屬精矣其所關顧不重與雖然爲郡理有四難焉釋

鉛槧而領案牘奴吏猶胥持牒詣前口不言
目睨之一語不中款彼且得鼓舌而售其欺矣
故燭姦難朝奔夕趨行不得停轂居不得煖席
而民情土俗之宜閭閻部屋之隱咸欲周知而
曲應故逼方難議有盈庭而未決獄有衆訊而
未服者卽剔腸劌腑見謂獨得而異已者輒群
起而忌之故任事難是非臧否未必盡由其口
胠而一蒙指摘轉相猜疑故任怨難嗟乎士當
斯世非夫識與才合才與誠合曷克稱厥職而

斯世非夫識與才合才與誠合曷克稱厥職而
永終譽哉以余觀吾郡司理夏公殆其人焉公
之理吾郡也甫釋蹻耳至則坐堂皇召諸吏而
誡之曰吾所守三尺法耳若等愼毋以故智嘗
我令乃公試行三尺也諸吏廩廩股慄不敢前
其聽斷不待悉兩造而剖決若流各協于法若
素所閑習也每承上委歷旁郡邑殆偏然不能
以旬日留而一方利弊罔不了了又若素所涉
歷也有大計大獄當事者必以屬公公悉心籌
之朝上牒夕報可而人不忌人有善亟揚之有

一不善曲爲掩覆且偲偲焉提覺之上雖有所
風聞而人不疑蓋公以觀火刻眉之見燭隱微
以運斤成風弄丸轉圜之才應繁劇而又開誠
布公出肺肝置人腹故人之所難公獨易之聲
稱籍甚歷三年如一日有以也今年十月公既
報政臺使者上其績稱上上驛召有日矣所屬
八邑之長以不佞於公有一日之雅徵辭爲贈
諸君爭言公所以庇其屬邑甚詳而山陰耿君
又進而言曰予至也晚公實攝邑事諸所興革

爲邑人計永遠者無遺策矣而且津津焉爲予分明之予得受成事焉不佞乃盱衡而喜曰有是哉公之福吾民無窮也夫公承臺使耳目之寄所締福于他郡邑者固自有在乃於八邑最渥而尤渥於吾山陰則以攝故不佞即不文猶將爲邑人頌之而況重以諸君子之請乎於是乎書

國家分土建職易地而治蒞民之官無鄉仕者而
之情易諳而化易行乎我
方異氣九州殊尚借才異地曾不若生於鄉者
古者卿大夫往往得仕於其國若漢會稽朱買臣皆釋承明之廬出爲其郡守豈不以五
送霞城吳公榮陟觀察使領水利屯鹽事序

吾越於吳公若有風埶焉公之尊君其公教授
回浦時寔篤生公少選攜公宰剡邑凡若干年
跡其生斯長斯雖謂公浙產可也及公成進士

筮仕越理陟銓部已迺以憲副巡於越回浦已迺以大參守二郡如故而益治甬東先後仕轍蓋又十年所云是以越之山川谿谷謠俗郵傳錢穀簿書山陬海壖艱難之狀窮巷下里銖兩之姦靡弗知之急者刃剸緩者繩解黠者雷轟良者日煦不煩擬議不勞脣吻猶郢之於斲昭文之於琴運斤成風觸絃成調習熟故耳公雖精於勾稽務大體酌人情不以苛察爲名東夷匪茹公議兵議餉擁護其民置之袵席而民不

命入疆知有徵調開礦之使衙
不知有開採他如建常平舉鄉約修陂塘興學
校皆世所迂而弁髦視者公力行之儲積如坻
化行若流點憚而縮艮恃而舒阡陌廛廛膠庠
彬彬雖公之才誦有餘乎夫亦久而習之之效
也將所謂情易諳而化易行者非耶最績既
聞詔以公爲按察使領水利屯鹽事越之人猶戽在
宇下而父老子弟呱呱擁轅前若不忍一日離

公者況吾縉紳數聆謦欬沐膏吻澤最深將何
如爲情哉相與謀祖郊外屬言於余余惟遇有
聚散材有偏全散者不得以聚淹全者不得以
偏扁與公之明而矚於遠誠而格於幽卽朔南
漠北重象胥而通者咸無脛而馳不孚而應奚
必耳提手柮若吾越而後爲快哉夫周之方伯
入爲三公漢治行最者入爲九卿今而後將跂
足望公德化漫浡衍溢吾越波及馬而胡以聚
散沾沾爲也群公韙余言遂書以爲別

宵旰
國初
十倍
送郡大夫石公遷山東憲副領兩淮都運序
楚陽石公之守吾越也甫年所耳臺司風紀不
虞其遽遷也卽以最遷格當副外
虞其領都運也由郡守遷憲副而領都運自公
始則實用省臣疏云省臣之言曰今邊費日益
至厘
得人率以庸衆處之號曰劣轉彼其趍趄岐路

前無脩途而責以克已奉公難矣自今請擇二
千石清操彊幹治行第一者使領兩淮都運而
加之憲副以隆其體賜之專敕以重其權懸之
不次之陞以旌其勛而後人可用財可理也因
列天下名士數輩公實爲舉首
上是之遂有是命蓋其重哉越人聞公且去咨嗟之
聲載道公亦仰屋太息意慘慘不樂余問之曰
公重去吾越耶公曰夫仕寄也卽越人不鄙夷
我我且以爲籧廬能長守此乎薄轉運耶曰錢

廟堂業已重之吾又何擇焉然則奚爲不樂曰士
穀簿書誰非臣職
非任事之難而濟事難非潔已之難而潔人難
淮陽天下利藪也人趨之若水之就下而不可
遏其宿姦老蠹千蹊萬徑若根之蟠據而不可
解故以一人之耳目當千萬人之趨掩塞藪不勝
也以一人之硜硜禁千萬人之逐逐藪不勝也
而況乎上之人駛其體之驟易下之人駛其法
之驟行前有伏機後有強弩而我且以身爲的

若之何其能濟之固不若自爲計耳余曰信如
公言天下事將遂袖手聽其自壞而不可不爲
抑待其人而爲之與如將待其人而爲之則當
今之世舍公其誰而奈何其疑且懼也且公嘗
兩守劇郡矣吳之財賦其繁鉅孰與兩淮姦利
之叢集孰與兩淮人情之諭諭詘詘孰與兩淮
即吾越數十年來亦號難治而公於兩郡不清
積蠹乎不摘隱伏乎不抗上官申三尺乎不鋤
彊梗扶貧弱乎蓋亦矢心天日自堅於毀譽之

外矣而吳之人卒不能以私智滅天下公論其在吾越則人人懷之絕無以不肖之心應者何則至堅不磷至潔不緇公所以信于天下者素也夫兵有先聲政亦宜然范滂登車攬轡而臧吏望風解去韓愈爲京兆六軍相語曰是尚欲焚佛骨何可犯也公吳越之政天下莫不聞先聲所至淮之人必廩廩相誡毋撓乃公而公移其所以威姦蠹移其所以惠兩郡者以威姦蠹商使廢者舉錮者塞滯者通困者蘇

譬之登高而招遠望風而呼靡弗應矣何法之不行哉夫鹽法行則邊費足邊費足則民不加賦而海內亦足此一行也安攘之業基焉馬獨奈何讓弗居也公聞余言幡然若有當焉起而謝曰子命我矣公將行其僚友諸大夫請余言贈公余方臥病謝筆札乃敘其所以與公問答者如此而不脩一詞焉若其廉如劉司徒明如包待制麗法而無深文如朱桐鄉實未可以一二指數也尚當與越人士勒之貞珉用詔來者

送霞城吳公遷觀察使移治金衢序

莆陽吳公之涖吾浙也由憲副而大參巡守之地皆不出越境七年於茲矣遡其筮仕越理之日則相將十年蓋天以公畀越非人力也公故端雅敏達又以輕車馳熟道指顧呼吸法行如流於時傾者平寃者白操者舒棼者理蒙者啓姦者革白首頌德青衿佩訓行伍無譁阡陌晏如熈熈焉交相哺煦若家人父子然至歡適矣至是遷觀察使移治金衢越父老子弟復欲借

數也尚當與越人士勒之貞珉用詔來者

寇而不可得則群詣余言曰吾儕私公之日久
呢呢春臺之下自謂永戴之忘其當遷也卽千
巖萬壑亦熟公色澤而與之狎一旦遷去湖山
黯然若呈別態夫觀察使本以領外臺糾庶職
而提衡一方者也既已嘉公之賢胡不令坐制
全浙而猶局之一道乎奪諸此以與彼則不
便越隆其秩而靳其任則不便公蚩蚩民萌不
能無觖觖也余撫然良久曰若烏知
官人之意也乎善官人者順人之情而亦不徇

天子以公習越不惜侍從之臣惠我越人歷有年所
其情同人之才而亦不盡其才故霖雨之澤千
壤需焉不能使鄰境之不被公之也駸駸能千
里未嘗日千里而馳也養之也公昔爲天曹矣
以既順人之情矣寶婺一道誰非赤子而欲狥
之吾越以壅鄰境之澤也可謂公之乎昔周公
之多才藝豈難區區一陝顧與君奭是知相天
治已乃摯千八百國之天下而相之分東西而
下不爲大畫東西之陝而分之不爲小吳公天

下才也即提衡全浙與分治列郡奚足軒輊養
其全才以待異日夫寧不可而遽欲其日馳千
里也無乃盡人之才乎故暱其恩而思以顓之
者嬰孺之私戀也謂局於一道而不得盡其才
者甕牖之窺覿也歸休乎父老毋觫觫爲衆皆
唯唯遷延而退行旌既動秋風滿江公將泝流
而上矣越郡守劉公輩重公之去猶之越人也
徵余言爲贈余不敏姑詮次所答父老語授之
以見

當宁官人之意若夫久私公而愈於別余之情抑有
甚於父老者矣

國朝初用久任法外僚自藩臬至守令遞者六年遲者九年始遷去當是時官習民民亦習官精神流浹如家人父子故吏治勤民生安也其後法漸廢官視其地若傳舍而民亦以過客視其官上下始隔閡不能相習矣隆萬間復議久任然稍行於守令而不能行於藩臬何者藩臬資深則不得久滯缺少則不得久居其勢然也故官藩泉而獲滿考者十無四五焉於

此有移其官不移其地吏不改轄民不改治而
歷年多施澤久者豈非百之一二而地方之至
幸至幸者與霞城吳公簿仕爲吾越司理其後
由天曹副外臺參蒲政巡守之地皆不離浙而
吾越屬在轂下所閱歷最深凡山川文物與夫
錢穀刑名典禮甲兵之屬不按籍而畢知之若
燭照而數計也吏治之臧否民俗之淳薄與夫
閭閻部屋窮鄉下里之隱微不降席而畢察之
若家至而戶到也至其明政折獄案牘不留民

欣欣樂業矣猶且利爲興患爲備瘝寡孤獨者爲拊摩不啻父母之慈也談經課藝戶屨常滿士喁喁嚮風矣猶且鄉有約里有甲狥之以木鐸別其良否而旌創之不啻師保之嚴也蓋公於事罔弗綜也於民罔弗恤也而要之肅紀法使事無叢脞移風俗使民無佻窳尤其大者行之既久事治而民安之公且從容委蛇玄覽湖山之上時或往山人之廬揮麈濡毫灑如也雖公才諝游刃有餘地乎夫亦久而習之與月更

而歲易者功相萬耳今有並驅於羊腸者其一
人若履康莊先至而不疲其一人且問且行不
寧後至而有中蹶之患則習與不習之效也公
所謂駕輕車馳熟道者宜其辦哉於是公考大
叅三年滿矣郡大夫劉君率其僚屬稱賀而徵
文于余余惟屏翰之臣宣猷一方猶星之分野
然天所屬也天既以福星屬浙安知公不開府
東南而徐及于寓內乎審爾則吾越之永被公
尚無既也故嘗謂此法可通行天下以佐久任

之不及是在主爵者變而通之公故天曹郎也必有概于中矣遂著其說以俟公他日持衡而采焉

中央研究院

賀郡守鶴峯劉公考績序

夫士豈不貴品定也萬曆初執政者進同已退異已先皎厲後平淡諸薦人于朝者曰某也質直某也寧靜輒目之爲無所能人而註下考於是新進喜事之人爭以苛察相高握銓者亦復采名不采實而恫愊無華之士多陸沉矣當是時吾同年鶴峯劉公獨任其恬愛其民甚於愛官寧鎭靜毋寧拂民以干譽其品定也萬曆初執

泊冲夷之操無所依回持方柄以投當世宜不入矣而又於言語文字之間稍關時政執政者益嗜之官遂落落不起比執政者去公又恥自訟人鮮知者以故復落落如故蓋釋蹻三十年而尚以一麾守吾越也藉令公微自轉圜當不淹抑如是斯不亦愛其身甚於愛官也乎公之治吾越也其於民悶悶爾不市恩私至於禦灾備患痌瘝切身不啻慈父之保嬰也其於事循循爾不亟改作至於批卻導窾游刃有餘不啻

庖刀之善藏也其於士大夫恂恂爾無甚高論
然奉法循理堅於金石而人不可干以私也其
於左右僕隷穆穆爾不大聲色然引繩批根威
於鈇鉞而人不敢姦於軌也猶且澣衣糲食飲
水而治之不言介絕饋遺省讌集終歲不聞絲
竹不飭廚傳而不言簡或勸公稍從俗可以延
譽公曰民力瘠吾不能益之使腴毋務所以濬
之民力奢吾不能塞之使儉毋務所以蝕之且
性各有適西子雖善顰里姥不易貌而效之矣

斯不亦愛其民甚於愛名也乎雖然大鵬之翼
息以六月而後飛洪鍾之聲衝以梁麗而不應
其息彌久其飛彌高其應彌遲其聲彌遠然則
公之久息也乃其所以摶舉而南也公之遲應
也乃其所以聲施無窮也惟其不取是以不去
官與名雖欲推而遠之得乎哉於是公考三載
滿矣臺使者奏其績上上遷有日矣八邑令長
耿君羅君輩造余請曰某等屬在公宇下惴惴
焉懼無以仰佐下風然幸有所稟承以無速于

官謗公之惠也願徽一言以爲公頌賀余讀越乘劉寵守會稽其人廉約省素其政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至於今蒸嘗之宜寵蓋東魯人公豈其裔耶何其似也史之稱循吏者在上郡曰二馮在京兆曰三王爲其似也安知異日不稱越有二劉也耶諸令君聞余言起而謝曰是足以定公之品會矣爰書以賀云

會稽羅侯三載考績序

會稽羅侯三載考績序

令甲三載總天下郡國計偕士而試之南宮竝
舉者得稱同年皆東西南北人也而各矜矜焉
執羔雉以壹稟於抱牘而往視其任使隨才器
以展布而其稽祜同幅擘畫同調美同芳而瑕
同垢無弗同也則是東西南北人者實同一人
而出一心而又得偉琦博大負名世望者私之
以爲桑梓有而朝夕庇焉而吏事師焉又非同

年中之最奇最幸事歟往壬辰之役豫章羅侯
以進士高第起家而吾越中書王甚氏廷評朱
甚氏令君陳甚氏寔同籍舉而兒敬循與焉此
四人者朝夕侍侯於邸矣心期譚世務先後授
職去而侯果得會稽會稽父老手加額曰天假
明府四君先我哉已而侯單車至余得修世好
謁侯於庭握手問治狀而侯以次布功令父老
子弟皆走田間報余而余與父老舉首交賀大
都侯政大體引繩墨而一意近民不得已而持

三尺鋤其梗民莫不奉德意而務祓濯邑苦輸
侯酌里道均緩急而民樂輸邑苦訟侯坐六人
於肺石下俾訟者入而呼而六人踞地直書詞
無所文致而民簡訟邑苦盜侯窮淵藪逋逃主
嚴傳之法而夜無警邑苦浮侯課士先檢押後
文藝而士惇行其他異績載賢書口碑更僕未
終逮今而三年政且成矣太宰敘而進之
主上將委以股肱耳目之寄而侯之宦業爛焉彰施
自茲始於是兒跽請曰之四人者寔幸附侯籍

帝廷執此以往迴翔盤礴何所不適吾知所以自獻而又得私之爲桑梓有今旦夕師之而侯且旦夕行願徵辭大人以紀侯績余曰侯之藉在會稽也而名動於侯者乎夫濃淡異色而齊妍崇庳易趾而同位去其表而衷其中塞其兌而劑其徵則無之而不同矣藉令其分門別戶以異伐同阿私怙黨以同涸同揚異之波樹同之幟觚立而互持而卒歸於無同則於國家何賴焉故余謂爾曹

於侯情私而義公迹妮而心溥而頃私侯爲桑梓有而是毗是附非所以事侯也不則國家三載一舉東西南北燦若繁星交臂而失之者未必非同籍人也而又何居焉於是兒拜手次余言而伸儆于侯侯且旦夕歷瑣闥與

主上議和同矣其何有于余言姑書之以投主記者

曾郎守鶴峯劉公入觀序

卷四

贈郡守鶴峯劉公入　覲序

在漢神爵間郡國守相濟濟稱得人而黃次公爲頼川則治行稱第一云今稽次公全之不聞以寛和爲名力行教化務成就而安全之以赫赫著也而史不勝書後世交口誦焉則何居余謂次公之理不在頼川而在爲丞相長史時夫長史一掾屬耳而佐少府抗疏與天子諍廟樂比其及也不惜北面受書講論不輟此豈快快輩挾悁憤以懟君父者所爲指哉其天定

矣宜頼川之理岡不效也以余觀于郡侯劉公之爲紹興也而慨然想見次公之爲人方侯與余同舉禮部侯由郡理守尚書郎故事諸郎守職無害得以高等涉津要其次亦不失爲專城而侯獨以伉直不容一麾浮沉幾不振已會當事者權去諸被嗾者禁起自訟而侯獨黯不言浮沉如故蓋又十年所而得爲紹興人謂侯挾重望深資亾薄淮陽耶而侯故冲虛自持孜孜爲理蓋越故劇而近稍苦春又俗漸陵夷也侯

下車申明約束正軌率物諸鷙擊厲舉事一切
報罷而民自以威其大指在扶雅道禁囂滴以
聽民之自趨自便蓋處官如家而中情澹如也
甫暮而紹興之理遂與頼川比報政者踵載焉
而疾不色喜曰是故吾在也夫何知嗟嗟假令
侯而蚤以狥默自完不然乘時嘵嘵亟于宣雩
何至於今旭首簿書以功能著而侯固不以彼
易此宜紹興之治比績頼川也蓋次公以掾抗
制書侯以郎忤執政執義不阿隨所居而盡吾

心焉其天一也脫使此兩公者心目稍有所營
將跋前疐後奉身以從之猶虞不給而何一意
職守爲余故觀于侯之爲紹興而想見次公之
爲人也會侯以
覲行僚友諸大夫劉君輩屬筆于余以備祖余謂
上方勵精綜核名實如侯治行當蒙不次擢緹油屏
泥寧獨使頼川專之而從刺史賜爵且大拜則
侯之功名且從治郡起較諸次公又不啻軼之
矣如是則紹興之民有永賴焉余日夜望之而

儻亦諸大夫協恭交矢意乎遂書之

贈博興李侯奬勸序

分百里之命職專而近民朝布德而夕被於閭閻者惟令爲然故志士不得爲宰相則當爲令爲其志易達而施於民者易流也雖然群一邑之民與事無論其衆寡大小惟令之爲聽匪寬厚則病苛匪嚴明則病玩二者交濟然後稱善令厥惟艱哉隆慶戊辰次麓李侯初拜

命爲博興余因龍橋滕君會侯于京師聆其音聲接其辭氣退語龍橋君曰博興之民福矣哉侯是

行也操劄有餘刃矣龍橋君曰侯未見之行事子之會侯非素也而惡知之余曰子未覩侯之所養乎其樂易也披我以春風其爽達也暄我以秋日卽此施于博輿所謂寬厚嚴明交濟不偏者非耶子識余言他日驗侯之政于博輿也幸一報我旣而侯之蒞政也甫下車咨民瘼鞭朴不加而累逋樂輸一切弊端釐革殆盡至于評訟獄發姦伏興學校和僚友未數月而士民欣然戴焉蓋不待龍橋君之報而賢聲已籍籍

京師矣居無何巡鹽其公以卓異奬大約稱其
性資開雅才識逼明余觀而笑曰余之言驗矣
甚矣其公之知侯也夫所謂閒雅云者無乃余
所謂覽厚者耶所謂逼明云者無乃余所謂嚴
明者耶侯蓋以其所養見之乎聲音詞氣之間
而措之乎政事者也甚矣其公之知侯也於是
龍橋君暨其僚友某君某君謀所以賀之而信
余能識侯於未試也走一价于京師徵言以贈
余惟侯之善政民安之謠而傳之上之人馳檄

而奬之行且飛章而薦焉固有爲侯彰盛美與
慈君仁父之號並傳不朽者矣而余何以贈哉
無已則願侯持所謂寛厚嚴明者益懋于政成
譽滿之日而令之道盡在是矣豈惟令由此列
崇階推其道施于天下恢恢乎有餘術也侯所
養既豫吾知其必有恒矣故復爲言之以俟他
日又當有信余者

芝山先生文集序

吾越多佳山水靈秀所鍾人文輩出館閣之文亾論巳即丘壑高舉之士其所著作造蹤王謝之徒者往往不乏蓋余讀芝山先生集益欣慕焉先生古隱君子流不嗜聲利雅尚翰墨平生寓目寫心所爲詩若文甚富其嗣大司馬輯其僅存者梓於家才什一耳梓成司馬公遺書某曰先君子弗可作矣惟是手澤所遺將竝家乘世世傳焉子盍敘諸簡端余惟龍胎之脯天下

之至美也以養生弗若菽粟連烟之綿天下之至麗也以適體弗若布帛故知所貴乎作者非美麗之難本乎性情而關諸理道者難矣世有駢枝對葉雕玉鏤金結髮操觚白首無一語幾乎道者余私怪之而論者方右美麗而左冲澹宜乎人之趨彼而不趨此也夫夏蟲不可與語氷先生是集其追古之作者與否吾不能知之然皆本乎性情關諸理道讀之不問可知其非世俗士也所謂布帛菽粟者非邪可以梓矣昔

甄常以父名不載國史移書韓愈愈爲標目其
遺行父子遂益顯若某何足以辱司馬公命而
又不在斯集也而況余言哉姑以復於司馬公
且以見吾越世雕龍者稱呂氏云爾

賀少師謠泉申公七十壽序

卷四

賀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壽序

今歲八月當嵩祝之前一日爲元老少師長洲

申公攬揆之辰於是春秋七十矣其鄉之薦紳

士大夫嘗徵言於余余嘗以不腆之辭先酳爵

已居無何而二三大夫復有踵余請者則皆庚

辰之歲公南宮所鑄士也諸大夫之言曰固知

先生之嘗稱夫子辭也雖然而毋若先生之習

我夫子蓋兩先生同朝久則習同爲

吳越故會稽一郡雖居里第

豈其金玉爾音則又習以冏卿君之爲先生門下士也則又習有若數端者卽辭至再不費矣

余曰固也徵二三子言而余獨不樂而亟稱公之元功懿德抑疇昔之言未足盡公也而更有所欲急言于公者蓋公之生當

肅皇帝之隆國家之運方龐鴻朗融而大江以南山川靈異鬱發而爲星垂嶽降之盛迨於斟酌大七則又當

今上之盛隆因以其間燮和毗輔踹流平衡用能使

寰宇內外敉寧謐靜以庶幾登咸之世是天所
贊也高臥東山至於今十有四年斗杓鉉席其
間通塞之數公以謂何如昔者余寔德薄無能
裨助元僚以求所爲圖迴補救之策每一念至
色爲槁而髯爲枯矣易言惕號詩言相畏此所
謂其時也嘗試譬之有大重於此數人舉之未
舉也有介於前而負大力則其弱者必號呼以
請焉今日之事余且曰將伯助予孚而又竊念
之回旋天造幹運化機自非社稷大臣如公孰

上夙昔倚重公且次第施行之豈不一日爲唐虞公
可者抑莊生有言風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也無力余之力欲揭竭而公之善息且十有四載
此所積基厚矣又況天所贊也有如廣廈之上
念欲救公功曰昔固蹙假公丘壑今茲其來無
棄爾勞安車輶輪徵而造於國公且暮條上諸
便宜
與二三僚友皆爲穆埶余且得比于夔龍之後
以免於戾哉古者養老之禮三王有乞言五帝

憲公來而
天子修辟雍之政推擇以爲更老供綏執綏見公五
十去國七十還朝顏如酡神加王也而諮所爲
延歷之術公則曰老臣無他長以至於此獨能
屏去嗜好取於物者薄宅於神者澹又時時導
引俾任督通利去鬲塞之疾日習事任無令筋
骨懈緩少益嗜食和於身也於時
上意不能毋動用公言以壽身者壽國且憲且乞兼
牧而並效斯其格心之業滋深而造福於海隅

光天也滋博且遠矣夫廟堂之臣于國非不重也牘而言民閭利病謂非目所經見以耳語耳卽亦傳聞而頌言之未信也封疆郡邑有司百執事言之彼目所經見卽又非國重臣未信也公爲國元老最重臣又從遠方來經途數千所目覩民生休戚苦樂之狀甚眞甚晰卽深言之無毫髮可疑者安得不信一信而社稷如望歲也蓋計定矣所以望公大小臣工以省覲請無弗得

者公之伯子爲冏卿領職方事請亟歸省章數
上未報將繇象賢世美樞筦是寄實難其行乎
無亦謂公且來而侍几杖於黃樞白盛之間逸
豫無期不綦勝於三江五湖之濵哉
上殆將有意焉余則拱而竢之已

姚邑賦序

古之卿大夫遭讒蒙詬淪落不偶者每每托諸
寤言縱情柔翰以抒其抑鬱無聊之氣顧其弊
多孤憤汗漫不經靡當於型世範俗之義識者
無取焉余同年友雲龍蔣公蚤承家學擢進士
高第由春曹出參大藩旋以伉直不阿蹶於時
投劾而歸遂大肆力于藝林搜羅百氏窮深極
幽而粹然一出于正既取邑乘讀之詩其弗備
迺倣宋鼂齡氏三賦會稽故事比次其弊題曰

姚邑賦賦成索序於余曰昔太冲賦三都見者
相訾托皇甫謐之序而後訾者服子其爲吾皇
甫乎余三服之敛衽歎曰若公者其古之作者矣今夫姚
範俗而不詭於古之作者矣今夫姚之山川風
物與文章圭組之甲天下也譬若金谷之園遠
自拘弭大軫神錦火雀亾不畢至即天子傾左
藏不得比此其鉅麗業已奪觀者目而慴其魄
矣而爲主人者日操其籥以誇示人此吾室中
藏爾曹何有也則一窶人子竊笑之是賦

豈其操籍以誇示人者耶則姚邑何賴焉公以古名世之興必毓靈山川而藉其所有共蔵棲豐碩亦每更相助發故蹇修之士恒懼其身爲山靈羞而食其土之毛有愧心也則樹立因之矣姚之山川風物文章圭組之甲天下也洵足爲姚重耶夫今之屈指姚者有不首忠烈文成兩公者耶兩公生于姚而貫宇宙師百世姚所以重也假令兩公生於姚而秉籍多矣故士生於姚而重姚患不爲則姚失其藉多矣故士生於姚而重姚患不爲

兩公爲兩公譬諸金谷珊瑚樹高十尺則五六尺者舉之矣故公之膽列人物大都重根本而時寓意于取裁其要歸于型世範俗而已此姚賦所爲作也雖然余讀太冲十詠而知其托指高遠雖憂時感時微見於言而其遭運傾亾遂絕意仕進遠附綺黄以見志其人可知已文成而紙價貴果托皇甫以重乎公生清夷之世適進適退無芥于中滌其靈襟而盡釋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公之著述當更有進于太冲者在公

能重姚而托余序以重公賦余果能重公也與
哉是爲序

瀛海長春圖序

大中丞劉公之撫吾浙也會浙方多事公鰓鰓

焉計所以安浙人者無遺筴也浙人安矣察其

色猶鬱鬱不懌若有所思而不獲者則以太翁

與其太夫人春秋高而及伯氏少宰公繫官中

外無所乞其社稷之身故也於是藩臬諸大夫

謀曰浙人所恃以安其生者視公而公所恃以

安其身與心者視兩尊人兩尊人安則公安而

浙之人舉安此其關於命脈獨公一家也與哉

乃推浙人所以祝願於公者以申祝於兩尊人而繪爲一圖以獻命之曰瀛海長春諸大夫各有題辭矣而岳伯曾大夫復走使於越屬不佞敘諸簡端不佞與少宰公同官史局又同執經侍

上於講幃相善也及在巖穴而中丞公又時灑膏澤所以存藉之甚厚卽不文寧得無祝哉不佞蓋觀於海而太息諸大夫之善祝也請遂言海史稱赤縣神州有大瀛海環其外其用則吐霞出

日興雲降雨浸灌乎八紘九野之間以潤萬物
而成萬寶何其大也乃淮南子謂海不讓水積
以成其大豈非以百川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
之而無增無減焉是海之所以爲大乎嗟嗟物
未有不積而能大者然則翁夫人之積也宏矣
大不亦宜乎翁起家進士官僉外臺正位不
稱其德用不殫其才而以其胸中包萬象而吞
八極者積之渾沌涓滻之中以貽兩公而太夫
人又以內德襄之兩公者永其流而衍其派並

以經術世務入輔台德出宣王猷蓋章章如是
矣行且操大匕使八紘九野無所不
被與瀛海同其潤焉誰非兩尊人之
故大大故久瀛海所以長爲百谷王者此也然
則兩尊人之壽庶可以歲數計耶蓋嘗考覽古
昔龐德公高隱鹿門夫婦齊壽而子孫無所表
見溫彥弘與其弟彥博並升華近唐史榮之而
不本其家世惟萬石君歸老於家白首無恙又
親見其子建慶更進用事庶幾完祉哉然太史

公第稱其醇謹無能有所匡言功烈亦少絀矣
乃今翁夫人媲德齊年如鹿鳴兩公同時柄用
如彥弘兄弟而推其家學以弘匡主庇民之猷
者視石氏不啻過之豈非寓內之絕盛而往牒
之所希覯者哉雖然諸大夫歌天保以爲壽具
在圖說是矣至稱引梁公望雲事不佞竊有說
焉當唐祚中厄之秋梁公身任安危終不以太
行瞻望之私易其反周爲唐之志忠之盡亦孝
之至也今時事孔亟老成如晨星而兩公陳情

之疏爭上於

闕下無論非

主上意儻亦非兩尊人意乎體

君親之心以先公家之急而徐爲子舍計此所謂君

臣父子兄弟交相安者也故不佞願兩公之爲

梁公也中丞公試以質于少宰公其亦有味乎

蒭蕘之言否也

壽馬太夫人八十序

厭次馬氏自

國初始徙兩世之後視恭襄學士公兄弟也往往
成進士至吏部君爲著族多壽母以七十年爲
下至吏部君之母夫人爲著馬君兩爲令輒舉
循良異等進天官大夫邑之人曰明府政甚善
乃母夫人之教何可誣也庭中無鞭朴聲以數
月有之母夫人即推問云何安事此者朴箠于
奪悍不顧紲者乎明府具首尾以對則喜爲加

一匕食先是明府大人仕吳幕者五年橐可洗而垂諸轅夫人佐之糲食浣衣洎如也此其教令君者也馬君亦嘗告其僚曰慈氏佐先大夫得大父母驩心稱孝謹婦姑氏晚舉以昵而事事遜賢者也性好施顧不喜佛與鄰媼里嫗往還教以委積蓋藏絲麻滌瀡灑之事聡爲富貴容嘗坐北堂謂不肖曰而視乃翁橐中竟丧否以此貽而不薄不肖拜而志之厭次於濟南爲下邑九河支流於茲入海天地清淑淳麗之氣若回

還旋轉而鬱涔之極必有所鍾又其地無大山
林亦無珲璞朱提珊瑚玳瑁珍花異木之產則
所鍾者不於物而於人且東方者春屬生生
者母之象也地平衍曼附數百里坤得其輿故
其地壽母爲獨多如馬太君者其一也太君自
奉澹泊齊于取豐于受其慈祥好生施被已廣
者無論乃益如惻如渾不自知先天也者曾以
澆刺抗銷其神氣者哉惟澹與慈乃其壽基矣
馬君之習於令良於銓謂非保壽之基不可今

歲冬仲太君且八十條友思以言壽之以余兒

循與馬君嘗同署問庠於余余次第其所聞如

此